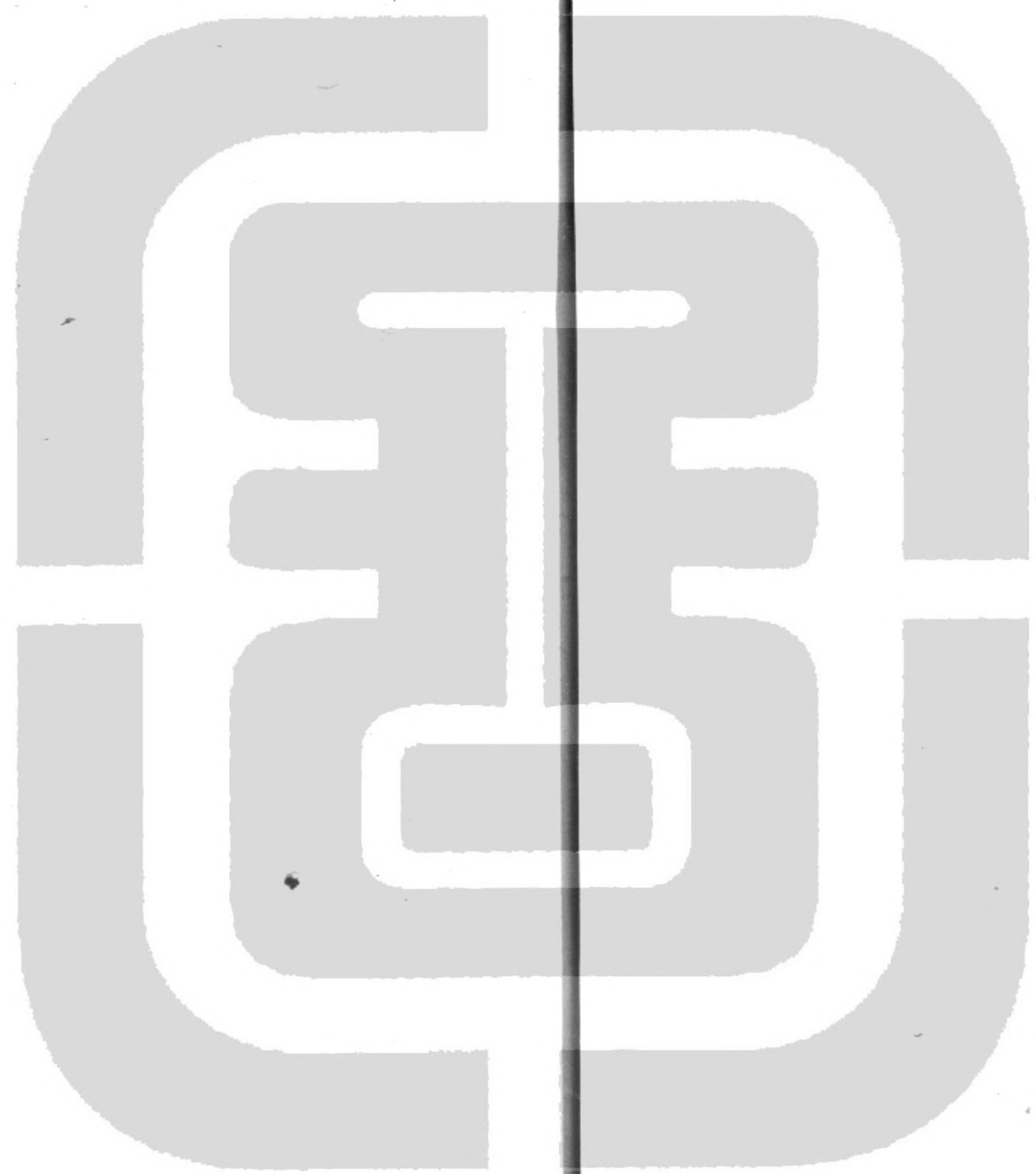






P1-P2 上半页



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
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仁宗中李元
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
閣侍讀一作講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
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爲上
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
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
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一作善其言
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曆洪範論上
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廼官其

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歲
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
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復
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
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
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
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
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
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
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

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
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
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
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
年而沈邁知杭州榜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
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未其意云
若復自拔汗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
可謂樂之者矣

方山子傳

宋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
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
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
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
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
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
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
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
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
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

文傳明辨 卷之六十一
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桑懌傳

宋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一作曰為耆

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

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
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
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
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
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
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
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仁宗中河南諸縣
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
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
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

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
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
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
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
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
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
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並仁宗之交
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
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
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

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番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以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

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充疆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唯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

文林明辨 卷之六十一
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
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
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
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
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
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
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類
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
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

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
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
勇也

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
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
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
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恠今人如遷
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
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
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

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傳三

托傳

梓人傳

唐柳宗元

裴封叔瑤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
隙宇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斲之器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
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
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
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
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
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
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
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
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
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
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
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
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
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
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
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
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
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
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
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
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
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
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

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魚隱反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

也路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文作明辨 卷之六十一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玄宗年號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所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無一字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於一字有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無一字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

食焉而一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之一無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也一有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

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一忘作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癯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上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
 種樹凡長安家一作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
 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
 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字有能順木之天以致
 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
 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不復顧
 其蔕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
 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
 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

拳而上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一有苟有
 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墓撫
 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
 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矣一作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
 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
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嘻嘻一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有字
傳四

假傳

毛穎筆傳

唐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也鬼佐禹治東方主卯
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
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

眎八世孫

說奴鉤反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

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窺

音狡

而善走與韓盧爭

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

一作狽

謀而殺之醢其

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

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

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

音

簡牘是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
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

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
曰無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
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
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
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
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李姓中車府令高趙姓
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
一隨其人雖後一有見廢棄終默不洩唯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

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

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

壘弘農陶泓也及會稽褚先生也友善相推致其

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

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

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

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

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

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

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
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
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
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
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
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
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清和先生酒傳

宋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
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

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
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
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
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
白粲與鬼薪仵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
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
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
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
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
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

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
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
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
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
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
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
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為疑或為
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
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為郡固二千石徃徃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

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
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
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
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
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
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
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
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
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
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絜瓶之智或虛已

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
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
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悔然先生愛
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
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
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
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
禮法之士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
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
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其氏

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
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
心之益或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
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
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
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旣失寵其交游往
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
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名儉篤好如舊
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
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此句疑故不著今掇

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哀辭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

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畧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自爲一類庶作者有所考云

哀未逝文傷妻之詞

晉潘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輻兮門側嗟俟

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
 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
 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
 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
 靈輜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求遷悽切兮
 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醜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髯味反徒髣髴兮在虛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
 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
 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轉注音派風泠泠兮入帷雲
 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

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
 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
 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寒廓臨水兮浩汗
 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
 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
 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墓窈窈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殞官聲有止
 兮哀無窮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平既顧瞻兮家道長寄

心兮爾躬重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德宗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翁

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

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並德宗年號間余就食江

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

也一有矣字貞元三年余一有年字始至京師舉進士

一有則字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

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

詹又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

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後去故

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

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音逆然其燕私善

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
 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
 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
 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
 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閭越
 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一作來京師其心
 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

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

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

父母而解其悲哀此哀字當刪以卒詹一作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對

剛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叶數反以志為養兮何有

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

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

友朋親視一作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一作既時兮所

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

不同叶徒反山川阻深兮菟魄流行顛祀祭則及兮

勿謂不通王他哭泣無益兮抑哀自疆推生知死
兮以慰孝誠羊人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蘇明允哀辭并序

宋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
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
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
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
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
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此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

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
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
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
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
此也嘉祐年宗號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去蜀遊京師
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
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
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
之者皆為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
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

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軼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英宗}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好爲策謀務出已見不肯躡故

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軼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闊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象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

汴之陽維自著兮晞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
允兮庸何傷

誄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
作六辭其六曰誄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
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
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憇
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斃予在疚嗚呼
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
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

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
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
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
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
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
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
榮始而哀終者也今採數首列于篇

王仲宣 祭誄并序

魏曹植

建安

漢獻帝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

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

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
民所思何用誅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畢建業佐武伐商爵同

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

魏之彊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燿王奔世

祖光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

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黎曾祖龍順帝時爲太爲

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掌一作太尉或掌

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一作和皇教遐

通伊君顯考奕世一作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聲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

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

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董

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

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曹奮鉞耀威南楚荆人

文豐月梓 卷之六十一

或遠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
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
投戈編郡名二縣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
龜紫綬以彰勲則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
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筭無遺策書無失
理我王操魏王為建國百司雋又君以顯舉秉機省闈
太音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
燿當世芳風掩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燿王
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
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
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
同征如何杳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
戲夫子金石難敝弊一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
之人孰先隕越叶俞何籍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蒐
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叶去超登景雲要子天
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輻迴軌白驥悲鳴虛廓

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
泣交頸嗟乎夫子未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召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楊荊州肇誄并序

晉潘岳

維咸寧成帝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
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
太殷憑太阿伊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
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

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躋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
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
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賦漢德龍戰
未分伊君祖考名無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

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
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也汝洪緒

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
怡多才豐藝疆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
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
理國之憲章君泣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
端詳聽參臯呂臯陶稱侔于張于張定國改授農政
于彼野王各縣倉盈庾億國富兵疆煌煌文后文鴻
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
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
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
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
滔江漢疆場音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

莞縣及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
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孫皓偽師畏
逼將乘讎釁席卷兩極繼寒糧盡神謀不忒肇嘗
而敗此為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
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
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縉紳升
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
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去朝廷一作

達厥辭夕隕其命聖主誠嗟悼寵贈衾禭誄德策
勲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
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承諱切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并序

晉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樵國樵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
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
書郎南陽相武帝第三子東為南陽王家艱乞還丁父憂頃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武帝崩天子惠以為散騎
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年號元年夏
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

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

漢邁德惟嬰思弘儒業受尚書小大雙名大夏侯名勝小夏侯

名始昌即顯祖威曜德牧充及荆父名莊守淮岱治

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擿藻華繁玉振

如彼隨和珠發彩流潤如彼錦績列素點絢叶頌反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

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
閔參子之友悌禾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
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旣招
皇輿乃徵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
興決彼樂都南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
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
辭祿延喜叶平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
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
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雄名長沙投賈謫無
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泯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

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
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謹言忠謀世
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武末命聖烈顯
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
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
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
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未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
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輅旣祖容

體長歸存亡未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幅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為慟而慟為誰嗚呼哀
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
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
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

敦

誄并序

晉潘岳

惟元康惠年號七年秋七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
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郿之內屬羗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瀕於塗炭建

威喪元於好時

周處

州伯宵遯乎大谿解若夫偏

師裨將之隕首覆車

一作

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

紆青拖紫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

僭輦更名

姓

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

之身介乎重圍之累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如

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

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

而用之罗

音勺

以鐵鎖機關既縱礪而又升焉爨

陳焦之麥柿

乎廢

反

枳楠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

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讀曰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壺鑄瓶甌以偵候也

將穿城響作因焚穢古猛反大麥之無皮毛者火薰潛氏殲焉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

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

之制刺史儀從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十斛

考訊吏兵以櫛楚之辭連之大將軍梁王屢抗其

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罹寒暑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推極

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劔何戴反假授

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

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

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偏獲濟寵秩未加不幸

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鬼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

欺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質易也兩人讐深願語曰以已首易人之首也

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

之戰魯與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

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

馬有流矢在白肉服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

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一作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也無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去聲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輦更恣睢潛跽官寺齊萬虓闕震驚台司去聲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

戈矛林植彤朱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繫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氣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瓶壺音也以長壑鍾未見鋒火以起燭薰戶滿窟指穴以歛木石匱竭其稗空虛矚然自得馬生傲若有餘罽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鑕悠悠列將覆軍喪噐戎釋

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
 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
 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
 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眇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猶
 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
 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
 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礮礮高致發憤
 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齊
單復燕張孟運籌危趙獲安趙襄子家臣汧人賴
破城

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

私粟狄隸可頒况日家僕剔奪子雙龜汧督及關

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

剝古轉聲扶老攜幼巷號街哭一作街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虞鳴鶴誄并序

唐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
 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
 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

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延詔輔

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維仲翔名曰預曰喜在

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苾其芳祕書名世多能垂耀

于唐泊于漢陽九臯父當為世德以昌毗贊尚父

嘗為郭尚父從事休徵用揚惟我先君宗元鎮竝時翺翺洽

主記室鎮為郭尚父記室與當時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未末

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

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

叢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

儀退默然一作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

方出羣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

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于名而不

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

里來復祗紉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温恭

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

華叶呼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叶居倚閭千里歡詠

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

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

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

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州同羈貫州角也相親通家
脩好講道為鄰既冠于阼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
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
更為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
哉誅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
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
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温誄

唐柳宗元

維唐元和憲宗六年八月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

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
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
世不克而逝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
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重社鄉飲酒
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
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
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一作于今也君之志與能
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
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
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

其詞耳右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

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蕃悔厥禍歎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摠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特推重噐諸臣之復報

也周宰周官匪易音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

夫之職音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

憲為貳糾逃伊肅諂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

叶居何反恩踈若昵惕邇如遐叶寒實閉其閣而撫于

家叶居何反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

叶居何反浩然順風從令無譁叶呼繇蠶外邑我繭

盈車叶昌反雜耕鄰邦我黍之華叶呼既字其畜亦

藝其麻叶眉反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

廢邪叶徐反考績既成王用興嗟叶遭陟于嶽濱言

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而失

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既并息罷羸乃逸惟昔舉

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

之粟今我後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叶

疋善胡召災仁胡懼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叶如

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叶莫後反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

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簣

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

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恠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

動風驅良辰不偶率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

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
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暮是旌是告求末
不渝嗚呼哀哉

揚仲武誄并序

晉潘岳

揚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名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名之孫東武康侯名之子也八
歲喪父其母曰一無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名之
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丈夫家而免諸艱
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
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

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
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籍
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于
德官里喪服同次綢繆絜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
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惠帝九年
一有五月巳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一作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
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勲業未蝸篤生吾子
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賸味道研
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邁閔曾未齒髫如彼



P41后缺

危根當此衝飈

一作

德之休明靡幽流不喬弱冠

芳儁聲清劭

平

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

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

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

爾戚如實在已視予猶父不得予子敬亦既篤愛

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晏景西望子朝陰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

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噉噉

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摧莖方茂其華

呼

荆寶挺

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輝

耀

一作

毀壁摧柯嗚呼仲武

